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二十五回 莽和尚受風流罪過 俏佳人弄花月機關

詩曰： 慢言才與色知音，還是情痴道不深，
清酒止能迷醉漢，黃金也只動貪心，
塵埃野馬休持我，古廟香爐誰誨淫？
不信請從空裡看，不沾不染到而今。

話說唐長老，虧小行者請了魁星來，拿去文筆，得脫魔壓之苦，又復西行。一路上春風吹馬，曉月隨人，歷盡艱辛。忽一日，行到一個半山半水之處：山不甚高，卻灑灑如笑；水不甚深，卻溶溶生波。又聞著疏疏的樹木，又遇著溫和的天氣，又行的是坦坦的程途。師徒們甚是歡喜，放馬前行。又行了數里，忽有一陣風來，吹得滿鼻馨香。唐長老在馬上問道：

「怎這陣風這等馨香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記得詩上說：風從花裡過來香。想是前邊有甚花草馨香，故吹來的風也馨香。」唐長老道：「這一說最近情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的時運好，說來的話不論有理無理，師父就信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好呆子，我說的哪句話沒理，是師父偏聽了，你就講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方纔說，這風香是花草香，似乎有理；也要想想，此時春已深了，梅花開過，不過是桃花、李花、杏花、梨花，哪能香得如此濃艷？就是最香的幽蘭也不能到這個田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不是花香，你就說是什麼香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據我想來，或者是人家做佛事燒檀香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胡說！這荒郊野外，又沒個人家，誰做佛事？」豬八戒道：

「若非燒檀香，就是麝香。」唐長老在馬上聽了道：「這一會香得一發濃了。豬守拙說是麝香，倒也不為無據。古人詩曾說：麝過春山草木香。」沙彌道：「大家不須爭論，天色將晚，快快走，一路看去便見明白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話說得是。」就將馬加上一鞭，大家相趕著一路看來，哪裡有一朵花兒？莫說沒人家燒檀香，也不見一個香麝過。只是那風吹來愈覺香了，大家驚以為奇。沙彌道：「這閑事，且去丟開。漸漸天晚，速尋個人家借宿要緊。」大家又行了幾里，忽望見正西上，斜陽影裡，垂柳陰中，露出一帶畫樓，甚是精麗。小行者道：「有宿處了。」遂忙趕入柳陰中，望畫樓前來，到了樓前一看，自見垂柳深處，一塊白石上鋪著紅氈，氈上坐著一個美人，在那裡焚香啜茗，賞玩春色。旁邊立著三個侍兒，一個穿紅，一個穿綠，一個穿黃，俱有風采。原來一路的香氣，都是那美人身上一陣陣吹來。目看那美人，生得：

瓠齒櫻脣白雪膚，春山黛綠晚雲烏，
忽聞巧笑忽留盼，任是無情骨也酥。

唐長老師徒正欲上前借宿，看見是個標致的美婦人，卻就縮住腳不好開口，便思量另尋人家。爭奈此地雖有幾家，卻四遠散住，不便又去。挨了一會，天漸黑了，月色早明。唐長老不得已，只得叫徒弟：「你們哪個去借宿？」小行者不開口，沙彌也不做聲，豬八戒看見道：「都像你們這等裝聾作啞，難道叫師父在露天過夜？作我老豬不著，待我去。」便放了行李，抖抖衣裳，走上前朝著那美人打個問訊道：「女菩薩，和尚問訊了。」那美人也不起身，也不還禮，叫侍兒問道：「長老有甚話說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家師乃大唐唐差，往西天拜佛求解的。今日路過寶方，因天色已晚，趕不上宿頭，欲求借尊府權住一宵，明早即行。萬望女菩薩慈悲。」那美人聽了方自說道：「借宿倒有旁屋，只是我女流家怎好留你們男僧在家宿歇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雖然不便，只是天黑了沒處去，事出無奈，求女菩薩從個權罷。況我家師俱是受戒高僧，我們三個徒弟皆是蠢漢，又人物醜陋，女菩薩也信心得過。」那美人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只得從權了。可請過來相見，但不可囉嗦。」豬八戒見美人肯了，慌忙跑到唐長老面前請功道：「那女菩薩說，女流家不便，再三不肯留。虧我伶牙俐齒，方說肯了，快過去相見。大家須要老實些。」唐長老聽了，就走到石邊深深問訊道：「貧僧失路，多蒙女菩薩方便，功德無量！」那美人道：「借宿小事，何勞致謝。」立起身來，裊裊婷婷如花枝一般走了進樓，然後叫侍兒請他師徒四眾進去。唐長老走到樓下一看，只見那座樓畫棟雕梁，分華麗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金鋪文石，玉裹香楠。房櫳前，掩映著扶疏花木；幾案上，堆積著幽雅琴書。雕欄曲檻，左一轉，右一折，委婉留春；復道回廊，東幾層，西幾面，逶迤待月。奇峰怪石，拼拼補補，堆作假山；小沼流泉，鑿鑿穿穿，引成活水。帳底梅花，香一陣，冷一陣，清清伴我；檐前鸚鵡，高一聲，低一聲，悄悄呼人。明月來時，似曾相識直窺繡戶；春風到處，許多軟款護惜殘花。玉階前，茸茸細草，如有意灑帖閑行；妝臺畔，曲曲屏風，恐無聊暫供依倚。錦堂上坐一坐，尚要銷魂；繡閣中蕩一蕩，豈能逃死？

那美人請他師徒四眾到堂中坐下，又重新入去，換了一套華麗衣服，裝束得如天仙一般，再到堂中與他師徒們見禮道：「寒家女流，不敢輕易留人。適聞這位師父說，是往西天見活佛求解的，定是高僧，故此冒嫌相款。但不知四位老師父大號，果是往西天去的麼？」唐長老合掌答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蒙唐天子又賜號半偈，實是奉旨往西天見佛求解，怎敢打誑語？」就指著他三人道：「這是大小徒孫小行者，這是二小徒豬八戒，這是三小徒沙彌。本不當擅造女菩薩潭府，只因天晚無處棲身，萬不得已，使小徒唐突。但求外廂廊下草宿一夜足矣，怎敢深入華堂？如此鄭重，造福不淺矣！」那美人道：「既果係聖僧，理當供養，又何嫌何疑。」因命侍兒先備上茶來。不一時，新奇果品，異樣點心，堆列滿案。侍兒又奉上香噴噴的新茶，請他師徒四眾受用。美人雖不同吃，卻也不進去，就坐在旁邊相陪。唐長老見皆是貴重佳味，不敢多吃。小行者也只略略見意，沙彌還假斯文；惟有那呆子嘗著滋味，便不管好歹任意亂嚼。唐長老不住以眼看他，他只推看不見，吃個盡情。

須臾茶罷，收去候齋，大家閑坐。此時堂中並不焚香，只覺異香滿室。唐長老因問道：「請問女菩薩，寶方不知是何地名，尊府貴姓，還是父母在堂，還是夫主遠出？」美人答道：「妾家姓鹿。這地方原叫做溫柔村，只因父母生妾之後，遠近皆聞有異香出自妾家，故今改做生香村。不幸父母未曾為妾擇婿就亡過了。故今賤妾猶是寡女獨處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今先尊令先堂既已仙游，女菩薩得以自主，何不擇配高門，以廣宗祀？」美人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只賤妾不幸骨中帶了這種香氣，往往遺禍於人，故不願嫁。」唐長老道：「香乃天地芳烈之氣，神佛皆享，為何禍人？」美人道：「老師父有所不知，妾這種香氣，但是聞著的便要銷魂。更有奇處，銷魂死後聞著的，又能返魂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既能銷又能返，總是他情生情滅，自為銷返，實與女菩薩無干，這也不妨。」美人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大都銷者多，而返者少，故妾自誓，雖不敢削髮為尼，卻也是個在家出家。今幸蒙四位聖僧降臨，故不避嫌疑，願求超度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侍兒們已高燒銀燭，又備上齋來。也說不盡那齋之豐盛，但見：

鴛鴦鶴鹿，先列饗糖；方勝金錢，後堆茶食。野芹家莧，小盤高壓大盤；雪藕胡桃，乾果連接水果。圓饅頭，一層層，高堆寶塔；長蒸卷，一路路橫搭仙橋。春筍荐佳人之指，尖尖可食；紅櫻獻美女之脣，的的堪餐。折菜作餉，遜謝清齋；採菲勸餐，尚慚微物。石上之花，既香且脆；木頭之耳，雖瘦能肥。蓴菜盡秋湖之美，蕨薇佔首陽之高。薄又薄，白又白，認粉面卷成春餅；精又精，潔又潔，疑瓠犀煮作香羹。清淡沃心，似絕不經一毫煙火；鹹酸適口，不知費盡多少鹽梅？

齋排完了，請唐長老上坐，小行者三人打橫，美人卻自下陪。先叫侍兒送酒，唐長老因辭道：「蒙女菩薩盛意，但酒乃僧家第一戒，況貧僧素不能飲，決不敢領。」美人道：「妾久知佛家戒飲，妾焉敢獻。但此酒與凡酒不同，乃仙露釀成，淡泊如水，絕無醇醪之味。求老師少飲一杯，聊表妾一片敬心。」又叫侍兒送上。唐長老道：「酒味雖或不同，酒名則一。貧僧斷斷不敢領飲。」美人道：「老師父西行，原欲拜求真解。妾聞真解者實際也，今怎居實際而畏虛名？還是請一杯為妙。」又叫侍兒奉上。唐長老道：「非獨畏名，畏名中有實耳。求女菩薩原諒。」美人道：「老師父苦苦謹守，想尚未參明遊戲，若再相強，只道妾以邪亂正。老師父既不能飲，難道三位令高徒就無一人能具江海神通者？少飲一杯為妾遮羞。」唐長老見美人發急，因說道：「你三人哪個吃得的？略吃一杯以盡主人之意。」美人道：「這纔見老師父通融。」便叫三個侍兒各奉一杯。穿紅的奉與小行者；穿綠的奉與豬一

戒；穿黃的奉與沙彌。小行者道：「不瞞娘子說，我小孫自從在王母娘娘宮裡多吃了兩壺，醉後說了幾句戲話，惹出一場禍來。故此老祖大聖替我戒了，至今點滴不聞。」沙彌就接說道：「我是天性不飲。」惟豬一戒不開口。美人道：「豬長老不言，想是戒而不戒，方是個真人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你若未戒，權吃一杯罷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怎麼不戒！戒是戒的，只是蒙這位女菩薩一團盛意。師父、師兄、師弟又不吃，若我再不飲一杯，辜負這樣好心，也過意不去。」原來那呆子聽見那美人說話嬌滴滴，就似柳內鶯聲，籠中鸚舌，已自把持不定。又見酒篩在面前，香氣直鑽入鼻中，口分難忍。今見師父出口，就拿起杯來一豎。美人看見，笑道：「還是這位豬長老脫直。」又親手斟了一大金杯，叫侍兒送去。豬一戒見那酒又香又甜，竟不推辭，又吃在肚裡。吃了又斟，斟了又吃，不覺一連就是口數杯。不期那酒上口香甜，吃在肚裡那卻大有氣力，一時發作起來，搖頭搖腦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只管涎著臉看那穿綠的侍兒。那穿綠的侍兒偏又佞佞倚倚，在他面前賣弄風流。唐長老看見不象模樣，忙說道：「酒夠了，求飯罷。」美人道：「豬長老量如滄海，請再用一杯不妨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這師弟有些呆氣，只管吃，吃醉了，明日有得罪處，卻莫要怪我。」美人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取飯來。」不一時飯到，大家吃了。唐長老就起身致謝道：「多蒙布施！但不知貧僧在何處安擔？」美人道：「老師父自有住處，不須著急，且請再用一杯清茶。」須臾又是一壺佳茗，大家吃了，方叫侍兒打兩對紅紗燈籠，送入後堂。唐長老是正中間一間上房，小行者三人是三間偏房。內中俱是錦綉、繡帳，鴛枕、牙床，軟溫溫席兒，香噴噴被兒，口分富麗。美人親到上房，與唐長老道了安置方纔退去。又叫三個侍兒一人送一位長老到房，看了安寢，方纔出來。

唐長老看見堂中富麗，不敢安寢，便起來打坐。小行者與沙彌也覺得和尚家睡此床帳，甚不相宜，只得連衣服半眠半坐。惟有豬一戒，從出娘胎也不曾見這樣所在。今日吃得醉醺醺，也不顧性命，竟將衣服脫得精光，鑽進去，鼾呼大睡，竟不知人事。小行者略睡一睡就醒了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女子，若說他是個妖精，卻舉止動靜全無妖氣，動用食物俱非妖物。若說是人，世間哪有這等精靈女子？畢竟還是久修靈獸，已成人道，要盜師父的元陽，故如此殷勤。且等我去打探個消息。」遂變了一個撲燈蛾兒，鑽將出來，竟飛到前邊美人閣上，躲在窗格眼上探聽。只見美人正卸了濃妝，在那裡與侍兒說道：「我們的行藏，任他乖巧也看不破，我們的圈套，任他伶俐也跳不出。這和尚的元陽定要被我採了。」侍兒道：「這口拿九穩，只是聞得人傳說，溫柔國王要齋香合春藥，差了许多獵戶，張羅置網，到生香村來捉拿我們。若是確信，便不湊巧了。」美人道：「就是確信，也未必明日就來。過了明日，成了婚，就有獵戶來，我們也好連他帶去躲避了。」小行者聽了，心下明白，但不曾說出是甚圈套。又暗想道：「且看他怎生下手，再作區處。」遂飛回原處。又存息不多一會，早已天明，忙開了房門，走到上房看師父，師父也起身小解了，遂同走到前堂。那美人早濃妝艷抹，收拾得齊齊整整在堂前伺候，見唐長老與小行者出來，上前迎著說道：「天色尚早，老師父再安寢安寢何妨。」唐長老先謝了昨夜擾齋，方說道：「貧僧西行心急，安敢貪眠？只此就行，不敢又驚女菩薩之寢。」美人道：「還有小齋。」說不了，沙彌也出來了，美人就邀入中堂吃早齋。

齋已齊了，只不見豬一戒出來，美人問道：「那位豬長老為何不見？」唐長老尚未回答，沙彌接說道：「想是昨夜多了幾杯，醉還未醒。」美人便叫侍兒去請。侍兒去了一會，復走來說道：「房門緊緊關著，不知何故，敲也不開。」大家驚訝，遂各起身去看。到了房門前，果然裡面扣著不開。小行者走上前用手一指，只聽得當的一聲，扣兒落地。眾人推門進去，忽見那穿綠的侍兒雲鬢歪斜，披著衣服從帳中突然走出。大家吃了一驚，不敢放聲。那侍兒早看著美人大哭道：「主母害我！昨日叫我來看這和尚安置，不期這和尚貪淫無禮，竟將婢子抱入帳中，剝衣同寢，若非打開了門，尚扯住不放。這都是主母害我。」說罷又哭。那美人聽了，登時變了面孔大怒道：「我只道是拜佛聖僧，誠心供奉，誰知是一伙邪淫和尚，強奸幼女，敗壞門風，當得何罪？」唐長老看見，嚇得啞口無言。沙彌聽說，連臉都羞紅了。惟小行者笑嘻嘻說道：「和尚打奸情倒好耍子，娘子不必著急，且等我捉起這個奸夫來，好同去問罪。」遂走到床前揭開被，一把將呆子扯了起來。那呆子還懵懵懂懂的道：

「酒尚未醒，不要頑！這軟軟被兒，讓我再快活睡一會兒，好走路。」小行者大罵道：「該死的夯貨！你犯了奸情，快起來，拿到官府衙門裡去受罪。」那呆子聽了，慌忙一骨碌爬起來，披上衣服道：「我犯了什麼奸情？到哪裡去受罪？」小行者指著侍兒與他看道：「他昨夜來打發你睡，是主人一團好意，你怎麼將他拿到床上強奸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是哪個冤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今日叫你不起，師父同眾人打開房門，都親眼看見這女子從你床上走下來，怎說冤你？」豬一戒聽了著了急，慌忙跪在地下，連連朝天磕頭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豬守拙若有此事，永墜阿鼻地獄，萬劫不得翻身。」美人聽了愈怒道：「好個鐵嘴和尚！明明人贓現獲，還要賴到哪裡去？」喝叫幾個粗婦人，將一條大紅綾子的長汗巾，將豬一戒與侍兒雙雙拴了，扯到前堂，要去送官。唐長老初時見侍兒從床上下來，已信為實；後見豬一戒發誓，便就疑信相半。忙上前辯道：「這事雖可疑，其中或別有隱情，還望女菩薩慈悲細察。」美人道：

「若要細察，他昨日在席上吃了幾杯酒，便左顧右盼，已露不端之萌，只此便是隱情，叫我也無處慈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必護短，捉奸捉雙，如今現成兩個，這事也難辨了。只是打官司也須從長商量，就到府裡、縣裡，奸情事不過是打一頓板子，枷號幾月，卻無死罪；

若要打，莫說幾口，就打一千，我這蠢貨也不在他心上；若說枷，又不疼不痛，一發只當耍子。但恐官府不察情，連你家這位小娘子也枷了出來，叫他嬌滴滴的身子如何經得起？也與府上體面不好看。」美人道：「依你說，這妮子難道白白被他玷污就罷了！後來叫他怎生嫁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也不就罷，聽憑娘子自家處治他一番，也是一樣。」美人道：「是你說的，打他又不痛，罵他又不羞，叫我怎生處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刑法不過示辱而已，但憑娘子如何發落！」美人道：「若依我處治，我不獨處治他一個，連你三個也都要處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一人有罪一人當。怎麼連我三個都要處治起來？」美人道：「你師父縱容徒弟奸騙幼女，該處治不該處治？你二人連房，知情不行舉首，該處治不該處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該處治，該處治！且說怎樣處治？」美人說到此處，轉嘆一口氣道：「若說處治，轉是造化了你們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處治，不是打就是罵，怎見得造化？」美人道：「我想這妮子已被他奸騙了，門風已被你們玷辱了，就有黃河也洗不清，如今只好將錯就錯，轉將這妮子嫁與他，尚可救得一半。但是我昨夜也曾親到你師父房中，那兩個妮子也曾到你二人房裡，一房行此奸淫之事，誰肯信我三房不為此奸淫之事？今事已到此，顧不得羞恥，只得連我也嫁與你師父，那兩個妮子也嫁與你二人，庶可掩人耳目。你四人也莫想做和尚去求解，我四個也不必做寡女守貞節。大家團圓過日子，豈不轉是造化你們！快去商量，若是依得，便萬事全休；

若是依不得，便告你們同伙強奸幼女，敗壞門風，不怕不問成個死罪。」唐長老聽了大怒道：

「若是這等說來，是你們以美人局騙害我師徒們了。貧僧心如鐵石，寧甘一死，決不落入圈套。」美人笑道：「以賤妾姿容，若要以美人局騙人，難道天下就再無一個豪華公子、俊俏郎君去局騙他，卻恰恰在此等候你四個過路化齋的和尚來局騙？況又無半絲紅線，人物一發不消說起，怎不自揣，在此狂言！我此舉也是污穢難堪不得已之思，怎為局騙？」小行者笑道：

「若打官司，就是對頭，不妨角口；既要議婚，便是親家，只須好講。依我說，且解放了你女婿，大家吃了早齋再處。」美人道：「撒手不為奸，齋是請吃，只是解放不得。」小行者道：

「娘子口分老到，是個儼家，便拴著吃不妨。」大家吃完了，美人道：「齋已吃完了，還是怎麼講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沒得講，我細想來，哪有個既做了和尚，又重新替人家做女婿的道理。就曲扭著做成了也要惹人笑話。你莫若另選高門，還讓我們去拜佛求解吧。」美人聽了大怒道：「好德懶和尚！你說我以美人局騙你，尚未曾騙你分毫，你倒以和尚局先騙了我的齋吃。吃完了，卻又說此無情無義之話。你想是以我寡女家好欺負，故放刁撒賴，且看你去得去不得！」便叫人先將前後門關得鐵桶相似。美人與這粗婦人將汗巾解開，放了侍兒。將他師徒四人送到一間土庫樓下，封鎖起來道：「你這些游方鐵嘴和尚，我也沒工夫出醜狼藉與你打官司。只將你關閉在此做幾日，餓死了出我這口惡氣吧。你若回心轉意，便另有商量。」唐長老坐在裡面，聲也不做。美人見無人回答，又帶囑帶罵的亂了一回去了。

唐長老默坐了半晌，見外面人去了，方埋怨豬八戒道：「佛家弟子，怎做此醜事！」豬八戒又指天發誓道：「我若有此事，天雷打殺！這都是那淫婦驢精要嫁師父，故捉弄我做個由頭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就無此事，他卻借此為名將我們關鎖在此，卻怎生得能出去。」豬八戒道：

「他不過是幾個婦人，這門又不是鐵葉打成，銅汁封錮，我們弟兄三個人動起手來，便輕輕打開去了，值個什麼。」唐長老道：「這女子昨夜備那樣的盛齋款待我們，又鋪設那樣床帳請我們歇宿，你又頂著此污穢之名，他一時之氣，將我們關鎖在此，也不為過。你還要行凶打開了門去。如此設心，明日怎到得靈山，見得我佛？」沙彌道：「師父說得極是，只是又不打門，又不就親，卻怎生能夠出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們不要性急，且略坐坐，等我去弄個手腳，包管他自來開門，請我們走路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徒弟呀，任你如何做為，只是不可傷人。」小行者聽了點頭道：「這方是慈悲。」遂將身一變，遁了出來，跳到空中，拔下一把毫毛，在口中嚼碎，吐將出來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就變成了一群獵戶，三、五百人在生香村口鳴鑼擊鼓，吶喊搖旗，聲張是奉國王之命要捉拿麝鹿，割取臍香，去合春藥。美人與眾侍兒聞了此信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欲要往後村去躲，又聽得眾獵戶四處圍得水泄不通，逃走不出。大家慌了手腳，只得聚在一處，相抱痛哭。小行者見他如此光景，因落下來走到面前說道：「娘子們，也不必悲傷，也不須著急，這事我小孫救得你，只要你開了門，放我師父出來，好好送他西行，那些圈套的閑話，再不必提起。」美人聽了，忙率眾侍兒一齊跪下道：「若是孫老爺果有本事救得我家這一場大難，情願送老爺們西行，斷不敢再萌邪念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已說明，快去開門，請出我師父、師弟來。」美人生怕獵戶逼入村來，忙將土庫門開了道：「唐老爺、豬老爺、沙老爺，快請出來，不可誤了西行。」唐長老師徒三人摸不著頭路，也不敢回言，只得走了出來。小行者就叫豬八戒去挑行李、沙彌去牽馬，大家都走出門外，扶了師父上馬就要走路，美人慌忙跪下道：「孫老爺原許救我們的大難，萬萬不可食言。」小行者將身一抖，把毫毛收上身來，便道：「我怎肯食言，那些獵戶我已打發他去了。你快起來，照舊去安居樂業。」美人猶沉吟不語。小行者道：「你若不信，叫人去打聽打聽就知道了。」美人忙叫人四下去打聽，俱回來說道：「初時，無數獵戶搖旗擂鼓；如今，一霎時影也不見了。」美人與眾侍兒聽了方大喜道：「原來四位俱是活佛，一時妄想，罪過，罪過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你等久已修成，若再能悔過，把那香氣收斂些，我保你永不逢此難。慎之，慎之！」美人與侍兒再三拜謝而別，師徒們方放馬西行。正是：

戲將朝暮四三術，點破冤家歡喜心。

唐長老此去，不知又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